

都市
与文化
译丛

第三空间

——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
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包亚明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Edward W. Soja 著 陆扬等 译

第三空间

—— 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Edward W. Soja 著

陆 扬 刘佳林 译
朱志荣 路 瑜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Edward W. Soja, 1996

The right of Edward W. Soja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1996

Reprinted 1997, 1998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published by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s authoriz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 (美)索杰(Soja, E. W.)著；陆扬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8

ISBN 7-5320-9834-6

I. 第... II. ①索... ②陆... III. 地理社会学—研究 IV. C9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9993号

都市与文化译丛

包亚明主编

第三空间

——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Edward W. Soja 著 陆扬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310,000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本

ISBN7-5320-9834-6/C·0009 定价：24.00元

译丛总序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

间—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被重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市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讨论。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市场所能涵盖的。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就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鲍德

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第221、222页）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

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型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科

学社会主义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画面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则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型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它同时也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完整的出版计划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本套“都市与文化译丛”,一是“都市与文化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它以发表都市研究与文

化研究论文和译文为主,其中部分译文是本译丛的一些先期成果。另外在时间与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推出“都市与文化论丛”,将主要发表关注以本土问题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成果。希望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计划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包亚明

译 序

爱德华·索亚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出生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文化多元性表现得再明显不过的城区，他 10 岁时便已活像个街头地理学家。到 21 岁，他已经在锡拉丘兹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有二十年光景，他为非洲的现代化筹划出过不少力气，先后在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和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担任过客座教职，教授政治地理学。回到美国后，先是在西北大学任教，1972 年移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地域规划、城市政治经济学和规划理论至今。其间两度出任过该校城市和规划系系主任。近年他致力于洛杉矶城市重建的研究，具体说是大洛杉矶的后现代化，这是索亚本人生活其中的城市。洛杉矶从分散的城镇村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之一，它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在学者还是在本城市居民中间，都引发过争论。所以他的感慨中，我们读到的远不仅仅是理论的色彩。

从洛杉矶出发，索亚的视野进而扩展到城市和区域的普遍性研究，他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当前兴盛不衰的文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集中探讨阶级、种族、性别、性趋向等问题同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关系，反思由此凸现出来的差异和认同的文化政治。据他观之，过去 30 年里，城市的变化之巨，史无前例。因此人们应当知晓我们面临的是怎样一种态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预测未来，控制当前的一味盲目发展。否则，失衡失调的局面势将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发展既然木已成舟，事实上我们已没有可能回过头去，重新拾起传统的生活方式。索亚将之称为后大都市

转移。一方面社会在飞速发展,急剧变化令人目迷五色,一方面社会中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去向哪里。这就显出现代人的悲哀了,所以需要新的思考和思维方式。就人与城市的关系来看,城市对人类行为无疑具有巨大影响,它决定着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和谁在一起。但是反过来,人类的行为对城市的发展同样举足轻重。这一互应互动的研究视野,可谓索亚对空间一往情深的由来。

恐怕很难找到什么人像索亚那样,对事关空间的学科倾注了如此巨大的浓厚兴趣了。过去数十年间,现代主义的弊病不断暴露,不说日薄西山,至少已是危机纷呈。在城市大块大块被推倒重建的全球化浪潮中,像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差不多就成了现代主义的实验场地。在这样一种多少使人显得焦躁的新情势下,需要新的城市研究思维方式出现,是不言而喻的。索亚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中,提出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他诟病传统方法中理论和实践太为经常被分割开来的定势,提倡语境分析和跨学科方法。对此他选中的切入点,便是空间。索亚对空间的钟情由来已久,他1968年出版《肯尼亚的现代化地理学: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空间分析》,仅从书名上看,已经是典型的空間分析著作。学界对空间的反思大致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索亚的空间热诚几乎同步。反思的成果最终导致建筑、城市设计和地理诸学科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日俱增呈相互交叉渗透趋势。但空间又是什么?难道它不是一如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描述的时间,委实是那种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发糊涂的东西吗?对此索亚推出了他著名的“空间三部曲”:其一,《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中空间的再确认》(1991),该书驻足福柯、吉登斯、詹姆逊和列斐伏尔的理论,倡导整个儿

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其二是《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作者以第三空间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象空间，它是作为经验或感知的空间的第一空间和表征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空间的第二空间的本体论前提，可视作为政治斗争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的战场，我们就在此地作出决断和选择；其三是《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研究》(2000)，就城市重建的未来展开思考，或如作者所言，它是续写《第三空间》，探讨主要以洛杉矶为范例的当代后大都市，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转化场景，由昔年因危机生成的重建，转向因重建生成的危机。同样还是洛杉矶，它提供了一个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窗口，由此可以窥探《第三空间》中所以界定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利弊得失，尽管这利弊得失也是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关于《第三空间》的写作宗旨，作者开篇就说，此书他的目标可以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鼓励你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思考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之空间性的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地域、领土以及地理这些有关概念。当然思考的模式需要推陈出新，开辟新的视野，因为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维度，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深深关牵着实践和政治。这个新的视野不是别的，就是“第三空间”。对此，索亚说，无论我们是穷于应付扑面而来的电子传媒冲击，是寻求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恶化问题，还是试图理解全球范围头绪纷繁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都日益意识到古往今来，我们始终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始终是在积极参与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唯独基于这一认识，可望从最隐秘到最全球化的方面，来体认我们当代世界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理论。

从篇幅结构上看，《第三空间》写的是一系列作者称之为的真实和想象之旅。旅行的起点是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具体说是列斐伏尔把社会空间概括为感知的、构想的、生活的空间，由此突现一种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深得索亚垂青，贯穿之后成为所有一趟趟知识和经验旅程的一根红线。这些“旅程”中我们跟着作者一路走下来，在第一部分分别看到了美国后现代先锋批判家蓓尔·胡克斯如何将边缘话语表征为激烈开放性的空间，看到了包括女权主义如何阐释种族、阶级和性别的错综复杂的交互嬉戏，看到了后殖民主义批判中差异和认同的新文化政治学，以及说不完的福柯。他的一些典型的福柯式术语，诸如异托邦、异形地志学等，以及作者于中发现的空间、知识和权力的三元辩证法，这一回是得到了第三空间框架中的后现代阐释。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毋宁说是同作者一道经历三次经验之旅，它们分别是作为“内城”范式的洛杉矶市区、作为“外城”范式的奥兰治郡，以及索亚本人明显更向往的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景观，那又是别见一番洞天了。

那么，何谓第三空间？索亚承认他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第三空间这一概念，是有意识尝试用灵活的术语来尽可能把握观念、事件、表象以及意义的事实上在不断变化位移的社会背景。而概念的由来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索亚称就开放和开拓社会空间的无穷潜质，以及令人信服地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合论证在一个超学科的“三元辩证法”之中而言，列斐伏尔的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以比肩。应该说索亚的说法并不夸张。列斐伏尔本人说过，别人是选择其他方式去探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诸如借助于文学、无意识或语言，而他则是选择空

间,坚持不懈要将它形成概念,努力阐释它的所有含义。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它的物质属性,但是它决不是与人类、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反之正因为人涉足其间,空间对我们才显出意义。空间也具有它的精神属性,一如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等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观念形态和社会意义可以抹煞或替代它作为地域空间的客观存在。所以空间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索亚指出列斐伏尔始终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社会空间概念。而第三空间的概念,将具备列斐伏尔一心一意欲赋予社会空间的那些更为复杂的含义,它既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或者说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又包容两者,进而超越两者,活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博尔赫斯同名小说中那个貌不起眼,却是包罗万象的“阿莱夫”。真可谓芥子须弥,极天际地,借用威廉·布莱克的诗说,便是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了。

《第三空间》的中心论点恰在于此。20世纪后半叶,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以来,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两种向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索亚的第三空间由是观之,正是重新估价了这一二元论的产物,据索亚自己的解释,它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大门。索亚因此分析了他所谓的三种“空间认识论”。“第一空间认识论”不消说最是悠久,索亚指出此一思维方式主宰空间知识已达数个世纪,它的认识对象主要

是列斐伏尔所说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采用观察、实验等经验手段,来作直接把握。我们的家庭、建筑、邻里、村落、城市、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等,便是此一空间认识论的典型考察对象。索亚指出,第一空间认识论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力求建立关于空间的形式科学。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环境的地理学,因此作为一种经验文本在两个层面上被人阅读:一是空间分析的原始方法,就对象进行集中的准确的描绘;一是移师外围,主要在社会、心理和生物物理过程中来阐释空间。

比较来看,“第二空间认识论”要晚近得多,可视为第一空间认识论的封闭和强制客观性质的反动。简言之是用艺术对抗科学,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索亚认为,它是假定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的空间再现完成,故注意力是集中在构想的空间而不是感知的空间。第二空间形式从构想的或者说想象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射向经验世界。精神既然有如此十足魅力,阐释事实上便更多成为反思的、主体的、内省的、哲学的、个性化的活动。所以第二空间是哲学家、艺术家和个性化的建筑家一显身手的好地方。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倾情展开论辩的好地方,空间的本质是什么?它是绝对的呢,还是相对的,还是关联的?是抽象的呢,还是具体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呢,还是一种物质现实?思想起来都叫人颇费猜测。总而言之,此一空间认识论中,想象的地理学总是蠢蠢欲动把自己表征为真实的地理学,图像和表征总是在企图限定和安排现实。但索亚也承认两种空间认识论的界限有时候并不那么一目了然。他引列斐伏尔的话说,它们有时候仿佛是全副武装,打算决一死战,有时候却又一方包含而且促进着另外一方。而近年来

两种空间认识论边界上的呈现出模糊性,毋宁说是与日俱增。诸如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思想和方法的融合,更是推波助澜,促使第一空间分析家更多地求诸观念。反之,第二空间的分析家们,也非常乐于倘佯在具体的物质空间形式之间。

“第三空间认识论”由是观之,它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用索亚本人的术语来说,则是“他者化”——“第三化”的又一个例子,它不仅仅是批判和否定,诚如“解构”一语本身的肯定和建构意味已为大多数人肯定。第三空间认识论在质疑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向先者注入传统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把握空间知识的手段重新恢复青春活力。为此索亚强调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不一而足。如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任何将第三空间分割成专门别类的知识和学科的做法,都将是损害了它的解构和建构锋芒,换言之,损害了它的无穷的开放性。故此,无论是第三空间本身还是第三空间认识论,都将永远保持开放的姿态,永远开放向新的可能性和去向新天地的种种旅程。

索亚本人的第三空间和城市规划研究,被认为是典型的后现代方法。但纵观《第三空间》,索亚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峙,自喻采取的立场要平和得多。他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势不两立似乎是日益壁垒分明起来。一边有那些自命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人,洋洋得意地将认识论批判解释为摧毁 20 世纪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残余,如是弹冠相庆主体与作者的死

亡、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死亡,以及整个社会进步启蒙工程的死亡,不说死亡至少也是终结。索亚指出,这样一种已经遍布世界渗透到当代政治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现代主义,说到底是在制造神话,将前现代的封建主义涂抹成黄金时代,或者就是冥顽不灵取最极端的反动的保守主义立场,它们一心要摧毁的不是别的,恰恰是 20 世纪的种种最大的进步成就。

另一个极端可谓铁杆现代主义,索亚称这是一支日益壮大的反后现代主义先锋队。他们打着保护现代主义自由进步的旗号,将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一切批判话语,悉尽斥之为虚无主义、新保守主义权力专制等。索亚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仿佛人若致力于推进欧洲启蒙运动的进步事业,就必须抵制种种后现代思想的迷惑。或者对德里达、利奥塔、福柯和鲍德里亚的文字稍表同情,便成为不可救药的新保守派。故人莫若以平常心看待这些论争,放弃非此即彼的两元论,而来思索亦此亦彼的逻辑可能,允许并且鼓励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由是而观《第三空间》中特别涉及到种族、阶级、性别等批判的许多激进立场,依索亚的解释,便也并不意味“第三空间”有什么舍我其谁的特权。反之,它将呈一种邀请姿态,打开一个极为开放的空间,一个批评交流的场地。在这里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是结构主义者又是人文主义者,受学科约束同时又跨越学科。这样描述下来,恐怕多多少少已经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了。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第三空间的理论探究,那么第二部分中这探究就变成了实践旅途,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一部分的旅程更凸现出经验和视觉效果。这一部分的三章分别叙述的